

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

戈 更 遺 著



新華書店發行

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

著者 戈

更

0321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

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

印刷者

新華印刷廠

上海福州路五一九號

書 號 0321

基本定價 1.50

目次

『葉方子』的故事……………	一
養路工的心長在鐵路上……………	四
多造道釘多鋪鐵路……………	八
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……………	一一
投標競賽……………	一四
兩個火車司機……………	一八
『礦山催車』的事是怎樣解決的……………	二二
爭功臣……………	二四
史雲普怎樣保護鐵路……………	二七
『溧東八分』……………	三一
兩幅模範像……………	三六
劉英源的二、三事……………	三九
搶修長藩路……………	四二
『我看到了覺悟的力量』……………	四六
努力趕上新社會的需要……………	五〇

『藥方子』的故事

瀋陽鐵路工廠的煙筒又冒煙了。工人們這回幹的與已往不同，一個個擦拳摩掌，把精神貫注到自己的機器上。這種工房裏叮嚀打鐵，那種工房裏攪起機件，大家都尋思着怎樣能够幹得更好，只有電焊組的工友心裏不踏實，因為工廠裏的電焊條用完了。後方有這項材料也不能馬上運來，廠長就號召：『咱們自己想法克服困難，有會做焊條的人沒有？』這一句話正說到心坎上，工友高景水答道：『有，有，有。我有配藥的方子，可沒實地做過，咱們試試看。』

提起做焊條的藥方子，話可就長了；原來用電焊接鐵板，在東北也不過實行了十五、六年，是個新興的活計。最初撫順工廠裏有個外號叫『老黃狗』的日本人，專門教這行手藝，高景水就是第三期到那裏去的學徒。他成天替『老黃狗』砸錘、砸黑鉛粉、砸紅石頭，問砸的是什麼，也得不到回答。一年半載過去了，自己又留上心，才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造電焊條用的原料。幹哪行求哪行的真理，燒電焊的就求燒電焊的真理，老高想：光會燒不會做，只能算半個手藝人。於是也偷空把這幾樣藥拿來配一

配，有一回被『老黃狗』看見了，問他『你什麼幹？』答說做鐸條，『老黃狗』把眼一眯道：『吹牛皮！』以後就更管理的嚴了，工作不叫他有空，也就不能隨便配藥。

『八一五』那年，他正在皇姑屯。組長是日本人，名叫富永，是個電鐸界有名的能手。老高瞥了多年，這回心氣壯起來，找富永說『中國人被你們一連欺侮了十幾年，不能讓你們白白的滾回國去，把做電鐸條的藥方子給我留下！』於是老高得到了一套藥方子，一共十種，是做各種不同的鐸條用的。

有了藥方子不等於會做；一來不懂得化學，二來沒有人給他實地試驗的機會。不僅化學還能多方面想法子去探問，比如方子上開着『酸化鐵』，藥房裏說沒有這種藥，後來得便問一回化驗室的職員，才知道它也叫『一氧化鐵』，就是普通的鐵鏽；方子裏還開着『硅砂』，更使他摸不着頭腦了，後來知道是做玻璃的一種原料，用玻璃也可以代替它。實地試驗可就困難了，僞滿時候不用說，國民黨在這兒也同樣看不起工人，有工人出個什麼辦法，他們就說是窮瘋了『胡作賤』（亂出主意）。生活顧不上，誰還有閒心找氣生！還不死心，就偷他幾樣藥到自己家裏試驗去，如今老高家有兩瓶碳酸鈣就是從廠裏偷回來的。

解放後，工廠裏有了學習，老高心裏開朗了。一聽說讓大家自己想法克服困難，

他樂了，這真是想不到的事，多年的心願今天實現得這樣容易！

那幾天老高連睡覺也做着實驗的夢，有時興奮得連覺都睡不着。工廠支持他，藥不够廠裏給，做出鐸條來化驗室的技師替他試驗。在實驗中他又學到很多東西：用第一次鐸條成品鐸好的東西拿到『分析器』（試驗鐵板抗折力的機器）上去，每一平方耗加到二十七公斤就從鐸口上折斷了，技師告訴他原因，是鐸用多了，鐸口發脆；第二次加到三十一公斤，也照樣折斷了，技師告訴他用玻璃過了量，鐸出來有『沙眼』（鐸口裏有空氣，鐸不緊密）；第三次加到三十四公斤，鐵板裂了。鐸口紋絲不動。

在老高做實驗時，劉振聲工友也拿出一種藥方子來，是他五、六年前在鐵西『奉天製作所』從日本技師手裏偷來的，現在也快試驗好了。幾種藥方子都有用處，因為鐵板的性質不一樣，用鐸條也要有許多種。

在電鐸組，他們做成的鐸條整齊擺在閣子上，他倆在深深的笑容裏用自己做出來的材料鐸鍋爐。我找他兩人談這一段經過。他倆笑笑道：『舊社會時沒有鐸條正好惹惹手腳，誰還自動做什麼鐸條？如今天下變了，又有了學習，都知道生產是爲了自己將來享福，咱不幹誰來幹！』最後他對我說：『你不把藥方子登到報上去嗎？藥名、分量在方子裏都有。那樣也好，你告訴各工廠一下，誰要用藥方子只管往這兒來信！』

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

養路工的心長在鐵路上

養路工一到春夏天就忙起來，其中最不好幹的活計要算『擇道鐵』了。原來鐵這東西冷縮熱漲，鐵軌鋪成了鐵路也不例外，你留心去看，鐵軌接頭的地方都留着一道縫，就是防備牠有時候要漲出來的伸縮餘地，如果這道縫沒有留，兩頭一擠就把鐵軌拱起來了。每到春天，工友們調整這接頭縫，用的是笨法子，在一付平車輪子上架好一條十米長、八百斤重的鐵軌，使人力硬往鐵軌接頭夾板（名叫魚尾板的）上撞，所以大家管這項工作叫『擇道鐵』。

哈爾濱工務段哈北分段工友曹憲周，是十九年的養路工。三月中替工長出席業務會議，一聽四月份的中心工作是『擇道鐵』，他就尋思起往事來，過去三年兩頭『擇道鐵』，既吃力，又使不上勁，那年在南滿還因為這個挨過小鬼子的打。他想，這擇法太笨：擇的時候車輪在鐵軌上打轉，鐵軌斜着撞夾板，使不上準勁，有時一滑，勁頭打空了，人也跟過去，說不定閃了腰腿。正幹着活如果火車來了，得忙着往下搬，鐵軌八百斤，車輪三、四百斤，一不留意，常常磕碰着手腳。這樣幹一天，手也磨痛

了，腰也哈酸了，真是『提起來就腦袋痛』的活計。他又想：趕緊想個輕便法子，變個招數，省得大家又在這種工作上受累。

他先想根據舊法子加以改良，在那付車輪軸上按個滑車什麼的。實際一比劃，放不下鐵軌，只好把這想法放下。又想這套傢伙是基本上不科學，稍加改良也省不了多大勁頭，還是另起爐竈爲是。

他平常好翻弄個書本，雖然只念過兩年半書。有知識能夠活用就不是呆子，他想起書本上用鐵軌搭浮橋的圖來，那是把鐵軌順着排起來，一朝上一朝下，錯對起來正好卡住的道理。他在家裏把書翻開，用筆一畫，把兩根鐵軌頭朝下並排焊上，往軌道上一放，正好卡着，撞起來，不但勁頭直接用在夾板上，而且是兩面一齊打，不會把接頭打出彎彎來和扭捏了螺絲。爲了拉繩子和有重量，再在這上面焊一根正放着的鐵軌，長短一樣，都是一米七，重五百一十斤，從頭上看橫斷面，成一個『品』字形。到工作場所，就用鐵軌頭來回比樣子，又出了問題：如果原樣焊上，下面空大撞不着夾板；如果截斷一條再焊，又套不上鐵軌道。

過了三天，老曹比往常上班早來了一個鐘頭，一進門就用鐵軌頭比劃，隨比隨笑，自言自語道：『行了。』原來在這『品』字形的大工具之外，又做了一個小工具。這是用兩塊一尺多長的鐵軌頭做成，每塊的底托截去一條，用的時候頭朝下卡着

軌道用螺絲擰上，正好與夾板相接觸，使『品』字形工具撞這個小工具，力量正好間接撞在夾板上。雖然多了一層手續，但因為是間接的撞，却一些也不傷損軌道夾板呢。

大家都關心這『品』字形工具的成功，王玉東工友問老曹：『在軌道上能够拉着走嗎？』老曹順嘴說：『能。』嘴裡說完，心裡一想，『的確，到接頭碰上夾板還得往上抬，跳着過去多麻煩』。老王這一句話提醒了他，又做了一塊和鐵軌一般寬的弓形木板，中間高，兩頭低，過接頭時把牠墊上，中間墊高一些，讓過夾板就不會被卡住了。

使用的時候，大家都樂了。『撞道鐵』的時候平常十四個人一組，現在十一個人就好；『撞道鐵』因為只能撞一面而且是斜着撞上，所以有一千斤的力量頂多能用上個對折，力氣都浪費了，現在力量直着來，正打在恰當的地方，有多少力量都能使在『勁頭』上。大家做完，打個比方：如果用這新法子，撞完一公里遠，笨法子還沒撞到半公里的地方。

『種地的人，心長在土地上；養路工的心就得長在鐵路上。』曹憲周這樣想，是在解放兩年後的今天。好多親眼看見的事情告訴他，新社會需要大夥共同努力，土裏埋着的金子，遇見太陽了。如果有人想知道工友們用什麼來報答共產黨，那末，這就

是：把心長在業務上，同大夥在一起，做好一部分工作。

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

多造道釘多鋪鐵路

鐵路工廠有個鍛冶廠，打起錘來震天動地的。從去年十二月開展立功運動，沒有人追也沒有人撵，各個小組對自己的工作可都踴躍上勁了：爭取個『人民功臣』！

道釘組就立了一件大功：

道釘組共九個人，分三班，一班幹八小時，叫『大三八制』。『功』的頭是從第一班引起來的。

原來他們每班三人，一人燒火，一人掌鉗，一人收拾材料。燒火的老規矩是在洪爐裏經常一個挨一個，並排燒着二十來根道釘料，燒紅了就隨着遞給掌鉗的隨着添料。一說立功，第一組掌鉗的崔傑齡和燒火的張惠遠就着急了，因為燒的料供不上機器去鍛。鍛了幾個釘，剩下的還沒有紅，就得等着。老崔的機器乾轉沒活幹，瞧瞧老張，他正在洪爐旁邊左撥撥右弄弄，烤的臉紅脖子粗，道釘可還欠着火候，沒燒透呢，浪費時間很大。

兩人一核計，說：『咱們多燒幾個試試看。』就捧了一抱料，約莫有三四十根，

堆在烘爐上了。燒够火候，機器就一嘴一個的鍛了一氣，老崔可高興了。老張一收拾爐，却有三四根料燒過了火，攤在火上，往起一夾搭拉着鐵水和粘着焦子碴。老張想：『這不行！照這樣下去，十成得廢一成，做一萬得壞一千，材料如今這麼缺。』

不用腦筋可吃不開，哪兒出的毛病就得在哪兒找。燒過了勁是火大了，先悶住點火；有的料漏進焦子縫看不到了，是焦子沒掙住勁，用鶴嘴鎬打一打這算初步成功了。於是又和另外兩班一商量，就都採用了這套辦法。不是還可以多往上堆料麼？三個班就一天一天的往上加，今天他這班一爐燒八十，你一接班就一爐燒了一百二十，我來二百，你又加到三百；操着操着，有一天老張一爐燒了五百根，第二班問：『上頭壓得太沉了，從底下夾得出來麼？』老張說：『你看，夾住兩根料，先往上一撬，擠個空，再一打轉就揪出來了。』

一爐燒五百，正合適。他們試驗過，如果再多燒上幾十個，焦子燒到時候一過勁，底火沒有勁了。

他們三班鍛道釘，在十二月，最多一天一夜鍛四千五百個；在研究中——也就是在一月，最多鍛五千六百四十個；到二月，最高紀錄是六千五百一十個。

因為五百根料一爐的堆着燒，火苗不往上廬跑，不再浪費熱量了。這就又節省了燃料：焦子還是一天一夜燒七百五十斤，釘子可多鍛出百分之四十四點六呢。

還有好處，就是一爐燒五百，一班燒四爐。燒够了火候，加緊幹一氣，機器不用等人，人也不用等火；在燒第二爐的時候，有了空閒，把機器住了，人也抽袋煙，既省機器，又省精力，也能抽個空察看察看機器上點油。

記者去找老張，正是收復吉林的第二天，他笑笑，說：『趕緊做，多出活，好隨着勝利讓咱們鐵道越鋪越遠！』

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

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

東光化學工廠的底子是個鐵工廠，『八一五』後，被日本人破壞得一乾二淨。去年八月開辦的時候，滿院不是草就是磚瓦石塊；房子不是沒有門就是沒有窗，再不就是倒了一面。經理就和十幾個工友一同下手，草拔了，石頭搬了，房子也修補上了，廠子算是有了個模樣。

模樣是够了，但是還要造磷供給本市的大柴廠用呢。於是工友們又把爐整理起來，當地沒有磷礦石，就買好了骨頭做材料。製造吧，技師在學校試驗室裏試驗過兩三回，大批的製造還沒有下過手；工友呢，人是增加到四五十口子，其中只有兩三個知道磷能造洋火，但是沒有看見過什麼樣。趕到八月二十六號，到底把爐開了。燒了四個鐘頭，通冷水器的管子細，塞上渣子，透不過磷的『瓦斯』來。於是技師從書上考察，工友們抱着管子鑽研，『三個破鞋匠，賽過諸葛亮』，換了個帶心兒的粗管子，有渣子塞上，拿心兒一通就下去了。由管子想到冷水器，又按上個氣管和水管，好去吹黏在冷水器頂上的雜質。到九月十八號開爐，上下通電的炭精棒是楔子插的，

開了四個半鐘頭，燒斷了。過了三天，把炭精棒鑲成螺絲扣的，再開爐，又因爲下材料時用力太猛，把絞刀軸扭斷了。

一天天摸索，到九月二十四號，摸出點名堂來了。爐裏燒出來的瓦斯，一過冷水器變成固體，就沉下來。工友們一看，是一層黑灰，『扒拉』了半天才找出煙捲頭那麼大一塊黃色的來，拿到外面，風一吹，呼呼的黃火苗着得挺高，這是『磷』了。那黑灰——粗磷——怎樣才能變成黃色的塊呀。用鍋燒開水，把黑灰倒進去，出不來黃的；放在水槽子裏通電燒，也出不來黃的，最後裝到麵袋裏使壓力機壓，一面用熱氣吹冷水，吹到六十五度到七十度的樣子再用冷水把熱水換出去，這麼一倒騰，磷才沉到底上，變成黃色大塊了。——不過這時候開一回爐才出二十公斤，一月至多能開兩回爐。

今年一月間爐開了一整天一整夜，裏面的金屬通電版被燒化了。工友周德平（他是工會主任）的腦筋一直在爐上轉了好幾月，熟能生巧，他把這毛病捉摸透了，就改用炭精棒做，還怕不牢靠，又加上水流減熱，並且更順便把放渣眼聯想到，也改成炭精棒的了。最近，天暖了，爐外空氣熱，磚縫漏出磷水來，爐容易壞，時間不能持久。他就計劃耐火磚改用大塊，對縫的時候不能馬虎一毫一絲。工友趙明堂（他是工會副主任）見老周的工夫全下在爐上，他心裏一面佩服一面把工夫下在工友的團結和

進步上，他想：『你專心搞爐上，我去推動大夥努力幹，這叫做雙管齊下。』通過老周，機器毛病少，耽誤不了活；通過老趙，大夥一個心，幹得起勁，活出得多。就這樣，二月份，他們製出了磷的成品三百二十八公斤。經理說：『如果把爐改好，出不了毛病，一個月出六百公斤也不止呢！』

四月初，產量增了原料也得多，出去採辦骨頭的職員可手忙腳亂了。他每天東奔西跑，七拼八湊。屠場看看，飯館瞧瞧，這兒百十斤，那兒四五十斤。有時候就白跑一天道，買不回一斤骨頭來。真是『人多辦法多』，老工友孫鳳喬一盤算：工廠是自家的了，說話都有份，得想個辦法。對！他回家對四鄰說：『有閒空可以搞點副業，你們檢點骨頭送廠裏去賣，兩下都合適。』在工廠裏他又動員大家也這樣做。過了兩天，是九號，呼拉呼拉一大羣人，老頭，老太太，十幾歲的小孩子，都揹着麻袋送骨頭來了，一下子就收了一千多斤！他們送來的時候，嘴裏還說：『多虧你們想出這好辦法，我們有了營生了。』

造磷，這工作在××還是頭一遭，在東北據說也是頭一遭。困難是大而且多的，不過它碰上了『民主』就低頭了。東光化學工廠的成績在告訴你：『內外團結，齊心合力，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！』

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